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靈異部二

寤前生

造化

變化

知亡日

再生

寤前生一

商芸語林云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獨異記云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于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鄰子也洞冥記云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爲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乃前身也宋高僧傳云處州釋知威天與多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房瑄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瑄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妻師德與永公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灑然悟爲永公後身也因語瑄終身事無不驗宣室志云劍南節度使韋皋旣生一月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善今聞降于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劍南軍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會昌解順錄云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托曰他日美美長成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後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爲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子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驟卒旣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獻款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曾仕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咸

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山堂肆考云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徒倚門外忽一女子綠衣雙鬢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以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卧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寤前生二

增金粟如來 玉源道君 湖州如葉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青蓮居士酒肆藏名三十春湖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大蛇盤鼓廣興記云唐曲沃縣尉孫縵曰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寶馬歸而去 野狐入塚 大蛇盤鼓 廣興記云唐曲沃縣尉孫縵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如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為獵人繫燈見縵羅生矣 東齋記事云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鼓角樓見鼓而卧通判詰之入遂以君謨為蛇精也夜有大蛇盤鼓上驚亦不去甚知惡故此避之遂至違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為蛇精也

寤前生三

原鮑靚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 羊祐詳 增靈運來謁 王壺清語云江南邊錫初生父夢前永嘉守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僕 僧孺來謁 宋劉沆字冲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復隆山上有牛僧用之平建州克湘潭時號為邊羅漢

知亡日

原山頽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石折 漢蜀武擔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 譙周 譙周自云昔孔子雄七十一歲今我年過七十庶幾遺囑恐不 折象 飲辭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 盡今日 謝夷吾 日

再生一

增續漢書云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故葬於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人往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迦藍記云菩提寺西域

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軀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雋還具以實聞后遣送涵還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遠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前趙錄云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西京記云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竝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能復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神異錄云寶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年可二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中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實公何以得有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唐書云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溫泉志云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巖死已殯三十日而蘇又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旣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逸志云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云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此是嵩山書生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

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臾更生乃寤 又許飛瓊暴卒三日復生人問其故乃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
稽神錄云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殮忽有一鬼被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掬沙撲人人皆驚走即聞
推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廚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
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即寢渴甚即入廚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
皆呼為吳還魂 閒居錄云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
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
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再生二

原梁國女

干瑩婢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

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朝廷以爲人妖 于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夫卒時生推婢訴官爭之王
年少不審知後十年母喪開塚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
能語後嫁 說漢宮事 往蓬萊山 郭后錄著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第及郭后崩
哭泣過哀遂死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一遇病死五日
而蘇言執鹿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華諸山既而還歸

再生三

原王莽篡

曹公起

搜神記云漢平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

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說陰爲 六日而蘇 七日方蘇 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王六日而蘇明錄如
陽云云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宮殿復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說婦人姓王暴死七日方蘇說初死時去到朱門狀如
客特與三年之期王又云三年不足活左右曰此間三年世中已兒尚小便流涕此人爲之動

造化一

原肖形

播物

人肖天地之形注云肖似也謂首圓 大德 不仁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老子云天地不
象天足方象地 大鈞播物謂元氣

狗

造化二

原鑪炭

囊籥

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 三生 一同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以萬物爲一同 未有極 生於無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元氣 至精 大塊甄形 洪爐孕象 陰陽不測

造化多端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圓蓋方輿 上騰下降 覆載設位 品物流形 萬物變化 一

氣生成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道生德畜 天長地久 日往月來 運以無窮 生而勿

有 雖品彙萬端 而生靈一貫 陰陽爲炭 天地構精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形開闢而

成 氣交泰而氤氲 元牝爲根希夷之精潛運 埏埴爲器橐籥之用無窮 成形成象諒動靜之有常

相盪相摩信陶鈞之不息

變化一

○春秋潛潭巴云女子化爲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爲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國語云雀入海化爲蛤

雉入於淮化爲蜃龜鼉魚鱉莫不能化爲人 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

鳥其名曰鵬 論衡云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猶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非常怪也螭螭化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翼翼不類螭螭凡諸蟻類多化也

變化二

○左傳云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 紀年云周宣王時馬化爲狐 漢書云哀帝建平

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爲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陽變爲陰此將亡之象 又建安二十年越有男子化

爲女子時周祥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丹陽記云孫皓寶鼎元年丹

陽宣蹇之母年八十因浴于後湖遂化爲鰲 異苑云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男

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生毛色如熊問其故答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

其形盡爲熊矣 又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異物志云元興二年衡陽雌雞化爲雄八十日冠萎後桓元篡八旬而敗 又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爲赤

雄形尾都變冠彩皆具惟不能鳴

變化三

開 靈異部 造化 變化 夢

原腐草為螢 野雞變蜃 月令季春腐草為螢 又 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十洲記云炎州在南

狀如小狐食煙火東晉發蒙記云西時適有火鼠布 鳥生杜宇之魄 蟬化齊女之形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

王號曰望帝後禪位開明隱西山時適有火鼠布 望夫 鳥銜木而填海 列異傳云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饑餓西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望夫 鳥銜木而填海 列異傳云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饑餓西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牛哀病以變虎 黃氏化而為鼯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妻病七日而化為鼯三年而化為虎後時出見初所誓一叙

猶在 其首 長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而為珠 莊子云有鯨魚之骨長黃氏之妻病七日而化為鼯三年而化為虎後時出見初所誓一叙

野雀入水以成蛤 田鼠順時而化 駕月令季春 表公用戲竹之術 元緒對焚桑之言 吳越春秋云越處

女道逢一翁自稱表公公即拔蘇葵竹未折墮地女即取其末表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則飛上

樹變為白猿 異苑云孫權時永康人遇一大龜東之欲上吳王夜曉船於大桑樹中宵樹呼龜曰元緒矣事

博識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薄龜曰我將與爾云云 周穆軍士化為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鰲 抱朴子云

征一軍盡化為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 淮南子云 獸為毛羣天馬潛而在水 魚非羽族文鯨飛以

歷陽之都一夕反為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云云 陶鈞無方 變化不一 未始有極 不知其生 物

排空 漢元符二年馬生蜀水中文鱉夜乘而觸輪 陶鈞無方 變化不一 未始有極 不知其生 物

既反常 事亦惑眾 於何不有 莫究其由 生則有常 變而無極 察其所由 考以同類 推變化

之萬端 蓋生靈之一貫 顯變化之無方 亦天地之常理

夢一

原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一曰正夢 謂無所感動 二曰噩夢 驚愕也謂

夢而為夢也 五曰喜夢 謂喜說 六曰懼夢 謂恐懼 又曰太卜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 謂出於思慮 二曰觴

夢 奇怪 三曰咸陟 感之夢 原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

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煬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

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 增莊子云真人不寢不夢其覺無憂 又云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淮南子云若

夫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可勝計也譬若夢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覺乃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夢書云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與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鼻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夢二

增列子曰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五臟異感乃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既寤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而帝登遐 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令者垢去清治者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又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帛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 又文王徙都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止於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身 **原**周書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爲松柏棫柞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增**左傳云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遽啟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之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原**莊子云宋元君夜夢人披髮云子爲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豫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云孔子

絕糧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

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

埃煤煙塵煤也

又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

子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

秋駕御法

尹儒及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增史記

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廊衍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漢書云高祖薄姬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西幸

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

是夕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又王太后母曰臧兒爲槐里王仲妻生兩女長嫁爲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姪身時王美人夢

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爲武皇帝

原辛氏三

秦記云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

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鉤而放之後於池邊

得大珠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

增又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

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著身入皮

膚中復飛出

原又和熹鄧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仰喻之以詠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

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

謝承後漢書云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式仕郡爲功曹後夢元伯元冠垂

纓屣履而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

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表宏漢紀云溫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

旁爲塚封長子壽印子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

後漢書云蔡茂字子禮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

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者是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 續漢書云鄭元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皇甫謐高士傳云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 吳志云王珣夢人以大椽筆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

手筆事

原陸機晉書云王濬夢懸四刀於其壁上濬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爲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

益州乎

王隱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增

又明帝微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唐書云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

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曰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夢後 又武后問狄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

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微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 又李

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 又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 又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

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又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 又王遠知母晝寢夢鳳

集其身因有娠 又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

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 又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

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鷟也爲鳳之佐此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劉沔爲

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前後遇賊力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嘗傷重卧草中目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

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 六帖云上官昭容者名婉兒初母鄭方

妊夢巨人界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 五代

史云王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

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 夢珍廣記云宋太祖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

室中又夢神人捧日置於腹誕太宗 又宋韓琦初爲秦州觀察使夜夢以手捧天三次後果歷仕仁宗英宗

神宗三朝封魏國忠獻王 又宋理宗夢二胡僧曰二十年後當以此殿還我既覺宣問馬廷鸞對曰胡僧乃

夷狄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於殿下稱藩上命誌之遂立碑記事至元間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原係佛寺

因高宗南渡都杭遂為殿是知前夢果應其數 又宋周必大以燔庫藏為已咎就謫臨行辭婦翁翁先夢人曰掃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忽一日必大夢至一所見殿上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既覺而願癢遂生美鬚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將其鬚曰帝王鬚也 又明永樂初廬陵錢舉發解南省及廷試夢頭生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旁一人曰羊角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發榜臚傳名果得解縉又明顧廷評洪武甲子正旦夢以羊角置兀上而拜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奏成元字果秋試第一 又莆田林環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送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接之乃元字歷官文淵閣學士始悟夢文淵者乃先兆也 又王鈺夢騎黑龍於土上橫一金玉砌橋跨而折杏三枝既寤請解之曰黑龍應壬辰科橫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又明盱江王僉事名華弘治間守備處州行司內二大樹各有竅見五色衣矮人出入革命泥塞數次復開怪甚命工伐之忽夢章容二人執兩木來語告寬覺閱卷遍審無此姓名意疑樟榕為祟竟成病賦云藥不靈兮病弗瘳功名事業一齊休生前姓字題金榜死後文章記玉樓流水落花隨我去夕陽古木使人愁可憐子幼妻年少爭奈緣慳不到頭隨擲筆而卒 又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今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百四十年之數

夢三

原魂交

神應

夢見芻狗曰當隨車折脚又云夢見曰有火災皆驗太史曰三問皆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作賦吳真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裘布易六爻挽

懷蛟吐鳳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蝶飛馬舞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

為鳥吞鳥夢美必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新黃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與夢無異也

香文

作賦吳真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裘布易六爻挽

懷蛟吐鳳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蝶飛馬舞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

為鳥吞鳥夢美必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新黃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香文

作賦吳真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裘布易六爻挽

懷蛟吐鳳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蝶飛馬舞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

為鳥吞鳥夢美必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新黃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香文

作賦吳真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裘布易六爻挽

懷蛟吐鳳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蝶飛馬舞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

為鳥吞鳥夢美必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新黃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香文

作賦吳真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裘布易六爻挽

懷蛟吐鳳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蝶飛馬舞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

為鳥吞鳥夢美必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新黃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香文

作賦吳真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裘布易六爻挽

懷蛟吐鳳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蝶飛馬舞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

為鳥吞鳥夢美必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新黃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香文

作賦吳真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裘布易六爻挽

懷蛟吐鳳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蝶飛馬舞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

為鳥吞鳥夢美必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新黃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

兩犬能言大日譏故人周僧遂說夜夢僧曰兩
大言是獄字此行宜避之果被禁獄凡好
洗白馬訪梅伯成占之伯成行弟至果言
君所夢或風水之虞乎數日死後得三公
元旗元旗言當得三折書仁銀曰死後得
武后夢鸛兩翼皆折秋謂大角朽敗父在
重幕在後為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紙父
夢黑幕三車機擊水邊女冰下人後漢日
出不得明旦即被殺機擊水邊女冰下人
作汝南太守也陽請陰媒介事也如歸妻
約因策為子求張氏蛇繞身狼咬脚使夜
女恰至仲春而成婚蛇繞身狼咬脚使夜
日入懷松生腹吳志曰孫堅夫人夢十八
賈子良弼說築于傳嚴之野惟山上有水
肖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桑井中桑趙
亦非生桑之所樂字四十八恐君壽不得
入獄揚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事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將出城陽人
韓放酒戲曰公今還事不諧矣擲夢衛
生相負足下不沾及後勝出果駁放

夢四

原夢矣占之禮文王謂武王曰爾何
妖夢惡夢是錢執周禮云亦占之妖夢
成疾廣間故命駕往剖析之即愈廣歎曰
棺得錢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得官
人乃夢寢無夢下詩二豎之災兩極之真
日維熊維羆維魚維旗詩吉夢維何維熊
腦孫堅母夢腸繞吳閭門隣母曰安知
子楚子搏楚子伏已而墮其腦子犯曰吉
棺再遷也果然曰棺者職也當有人舉君
伯涉洄歌曰濟洄之水贈我以瓊瑰懼
不敵占之三年而後言言之至暮而卒

我夢

吾夢詩乃占我夢
傳吾夢如是
訊夢同夢詩名彼故老記之占

樂廣論夢

殷浩論夢
衛玠問樂廣夢云是思耶樂廣曰因是思耶玠思之經日不得

至人無夢

牧

吳門繞腸

晉侯監

帝與九齡

晉李克夢

曹人社宮

聲伯涉洄

帶夫印綬

斷女聲囊

靈異部夢

占者云當生子復此郡終此棲果然

靈異部夢

女三水邊

增夢涉水火

夢登柱礎

詳夢一列子

北齊陽休

夢登大塚見

一銅柱刻爲

蓮花形
輪休

八爲公

四十當貴

固事詳夢
夢老人謂

隋裴寂過
君年至四十

華山祠祈神
昌貴後果然

卜忌占葬

東萊論夢

漢梁王暢數
惡夢從官卜

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
 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可至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東萊博議云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

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故因美立刀之室于上詳夢周禮列子

眠五旬一覺以夢	牛臣言帝感動曰此高祖神靈	叔孫卒餓死	占六夢之吉凶	傾五旬之虛實	西極有人不食不衣而
堯舜上聖等或內之未數					
桀紂下愚作懷中之不軌	夢書云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				

雷聲
中所爲者即爲實
刺出眼中遽獲金鐸之報
角生頭上旋聞刀用之災
述征記云陳留周氏婢入黑風破其宮紉夢

中見囊草生眼乃拔之即於其
庭得金錄一雙下蜀將魏延事
丞相長男掘得錢而被買
秣陵陶令枉殺人而致殂
導夢人欲以百

錢買其大兒長豫後掘得一窟錢數果百萬長豫無病而死
 錢陵令枉殺樂伎後斐伎來曰訴天得理令來相取遂跳入口中繼斯須而卒
 賈弼易頭之時文章可玩

謝奉說夢之日凶具備臻坐明鏡各異夢見神記愛君美貌欲易君頭遂許之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

張茂問象竟為大君之徵
蔣琬占牛卒踐上公之位

蜀將琬字公玖夜夢一牛頭懸在門下流血滂沱趙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

身爲油書令

原詩宋謝靈運詠夢詩曰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

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曰夜聞長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閨闔開魂交覩顏色旣薦巫

枕又牽齊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潺湲淚沾臆又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心驚夜魂

風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翁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雷策驅龍光煙途儼鸞態乘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真魂莫難再寥

沈遐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昧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

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觀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躋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谿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崑萬轉路不定迷花倚日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岩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鳳爲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杜甫歸夢詩曰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兩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常建夢太白西峯詩曰夢寢昇九崖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氤氳氣蒼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畫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齊心投鳥羣春風又搖權潭島花紛紛韋應物感夢詩曰歲月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觀微夢感歎起中宵綿思靄流月驚魂颯迴颺誰念茲夕永坐令頽鬢凋白居易中書夜直夢忠州詩曰閣下燈前夢巴南城底游覓花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睡覺惟不上東樓杜牧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項斯夢仙詩曰昨宵魂夢到仙津得見蓬山不死人雲葉許裁成野服玉漿教喫潤愁身紅樓近月宜寒水綠杏搖風占古春次第引看行未遍浮光牽入世間塵羅隱歸夢詩曰陸海波濤漸漸深一迴歸夢抵千金路旁草色休多事牆外鶯聲肯有心日晚向隅悲斷梗夜闌澆酒哭知音貪財敗陣誰相悉鮑叔如今不可尋

原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爲夢也悉觀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膈臆紛紜曰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斯游光斬猛猪批蠶殺斫魑魅捐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顧撲茗蕘扶夔魍搏睨耽耽睢盱於是三三四四相隨跟踉而歷僻礧礧磕磕精氣克布輪軸膠膠

鬼驚魅怖或盤踞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叩嘈而外朗忽屈伸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鹽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恙兮

唐杜

顥夢賦曰夫人

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成及乎羣動息閑宇清澹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而生明休咎之先兆通喜怒哀之深情其爲吉也懸三刀以作郡凌八門以上征或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爲名鹽腦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爲凶也晉侯彌留作疾於二豎孔公將歿觀奠於兩楹雖臧否之殊感諒希微之難明是以太古無夢以絕欲聖人肇夢以治想隨事而生觸類而長或含悲以憎暢或當歡而契賞曾有慕而忽來屬所思而必往雖遶萬里遠諧疇昔之遊縱冥九泉亦觀平生之像鬼出神入惟惚惟恍則有睽間庭闌煙霜歲暮常馳戀於定省忽飛魂於寐寤撩軒幌而無隔邈山河之徑度常倏忽而往來竟不由於道路獨有遭遇明時羈遊上國才譽不振命途仍塞仰軒后之通感慕殷宗而見刻當捧日而披誠庶明君之夢得又夢五色筆賦曰始其良夜幽閑齋心朗暢寢彌安於自得思不適於無妄故降綵筆冥徵元貺與蠅集而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翠式序元黃可分參乎素色爛以成文若以我修詞五綵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何謝慶雲是知物有幽通神爲真宰夢於掌握驚茲夕以靈奇瞻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躬而不殆展轉虛室曠曠曉日目眩昧於花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旣而駭人恍然觀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靈筆善誘斯文之日新 蔣防夢捧日賦曰靈降嘉夢天垂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神而遇闇而彰息冲澹之居于于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曖曖而彌光倏爾疑升瞰兮下燭瞳矐甘寢之所恍惚曾泉之曲撫金烏之翼匪隔雲霄駐羲和之車乍迴昏旭想夫早高莫隣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默默而凝神寂其神乃無間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昊而得紅輪縹緲魂交光芒景附肘腋輝燦襟懷煦嫗類銜規於遠山同抱壁於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祛未寤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祉表千載之嘉遇者也故曰道契幽微天且不違胎蜺陰陽指掌陽輝載營魄而虛無默住荷靈貺而照燭潛依至若冥蒙上越埃壘中歇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

之際其往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靈而非遐神不昧獨幽而不賒不然何虛徐衽席承奉光華高眠而不驚不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荀令之談足徵程昱之榮有兆常眷眷於天路每拳拳於雲表周旋寤寐偃仰昏曉庶照臨之理咸通知葵藿之誠不小 張隨莊周夢蝴蝶賦曰伊漆園之傲吏談元默以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繫萬化之可量萬靈齊乎一指異術昭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遙之境靜寐成夢旋臻罔象之鄉於以遷神於以化蝶樂彼形之蠢類忘我目之交睫於是飄粉羽揚翠鬣始飛飛而稍進俄相相而自愜煙中蕩漾媚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希微令其狀方異恍惚兮其神遂收雖蘊蘊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彼類彼寧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覲真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乃和元氣混然感通斯衆爲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符大辨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爲質本夢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倏忽越百齡以須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於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之於此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徐而龜曳其尾有察察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智愚者所以自愚則孰能間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於洪鑪

魂魄一

原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禮記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云氣也

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又樂祁

云心之精爽是爲魂魄 白虎通云魂者何謂也魂猶佗佗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

也主於性 淮南子云天氣爲魂地氣爲魄 又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

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

也 抱朴子云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

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禮**郊特牲云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已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

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魂魄二

原禮記云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韓詩外傳云漆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不祥也 越絕書云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晉書**云東海王越死帝哀痛越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博物志云五岳之神堅四瀆之精仁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年拾遺記云融昇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魂魄三

增思沛

登山 史記云高祖謂沛父兄曰沛子悲秋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

設衣 食稻

王肅表服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吾父生服錦繡死有衣被何魂衣爲 下詳魂魄二

魂魄四

原賦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元聖而云始肇郅闕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乎之於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鄴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霧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躋厚地而踞蒼穹抱北嘶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明之伊始余播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 **實**不啻至屈膝遜言以殊方